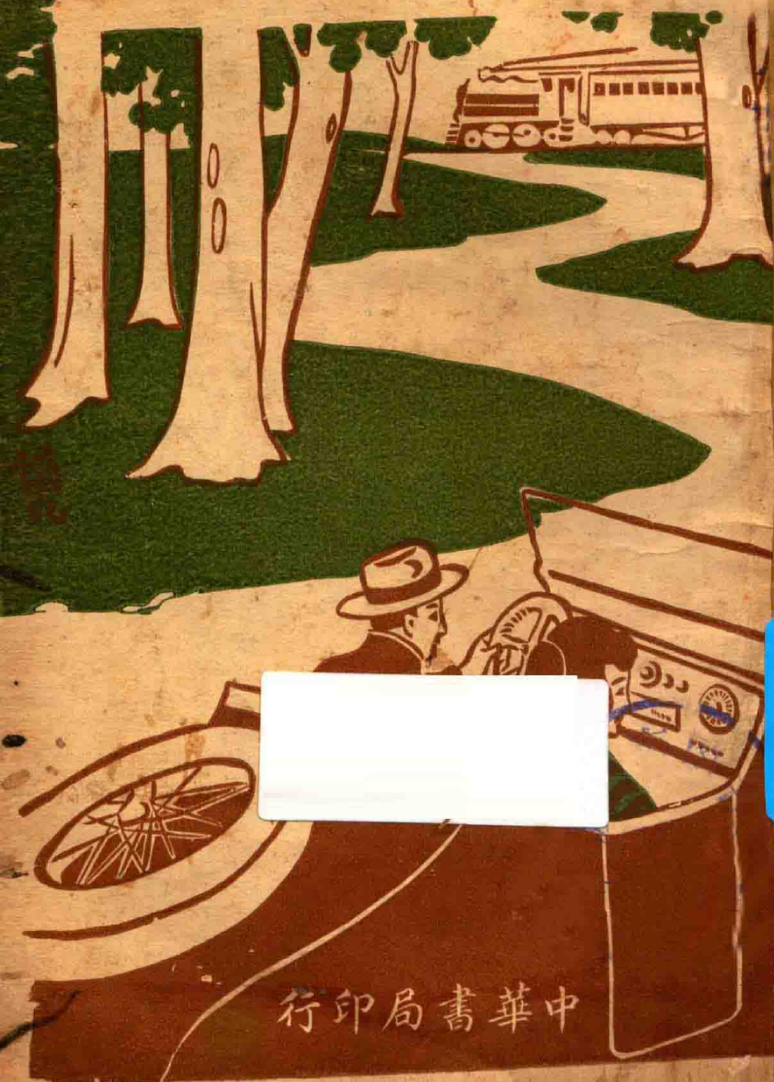


新遊記彙刊續編

第三冊



中華書局印行

新遊記彙刊續編卷之二十三

湖南遊記

衡嶽紀遊

惕齋

衡嶽之高。九千七百三十丈。鬱鬱芊芊。吐納萬狀。洵南
間磊落磅礴之氣。所凝而成。歲庚申中秋前一日。因乞
靈茲山。遂作衡嶽之遊。時大雨頻窪。泥塗滑膩。行六十
里。宿梓門橋。夜半起視。則見陰雲四起。遠山霾滅。越日
天明。東南忽有霽色。乃大喜。於是負橐前行。過黃巢山。
里人相傳爲唐時黃巢駐兵於此。山頂有市。市中有殿。
塑像祀雨師。士女敬禱。絡繹不絕。少息緣嶺下。恍若天
梯石棧。不可攀援。折而東。經長塘。覽石壁走馬失蹄之
勝。踰望嶽山。投宿湘衡分治之石地坊。是夕中秋月色。
隱現雲中。市人潑酒歌呼。歡聲載耳。遊子他鄉惘惘。惟
有獨步板橋。俯瞰溪流。歌古行路難數閱而已。次日午
後。南山嵯峨。近在眉睫。見無數香船過返。建旗銜尾而

行。俄而峰頭雲起。大雨滂沱。卽赴山麓留駕坪止焉。其
夕瀑布飛懸。若筑若竇。泐泐不絕。行人奔波。此往彼來。
達旦不休。側耳聽之。水聲與歌聲並皆清越。詰朝。天宇
清豁。祝融峯聳峙天際。乃躡草履以上。由土地祠報信
嶺。憩半山亭。亭前多古松。洪鐘轆轤。悠然意遠。已而經
三十六灣。羊腸屈曲。奇險可畏。諸峯礪谷。淙淙怒號。與
山鳥啁啾相間。雲霧迷離。身以外無所見矣。惟耳聞行
歌互答。唱和天半。而一種曠放之概。若與吾心相感觸。
少頃。忽有磬聲自岫中來。疑爲已凌絕頂。從者告予曰。
此普陀崖也。巨石凸凹。如牛如龜。色黝而蘚綠。崖前有
井。照澈清冽。四時不改。可以滌。可以飲。崖之壁。相傳有
清聖祖御製詩。近視之。古色斑斕。一似蝌蚪之模糊而
不可識。崖之東北隅。有羅漢洞。四星石諸勝蹟。蒼黃之
間。未及徧探。從容攀躋。直登祝融之巔。有殿峙其上。香
烟繚繞。往來行人。高歌下拜。方之蜂蟻。殆有過焉。殿前
有飛來鐘。傳自金陵至湘邑。賢士大夫刊題詠於旁。以

紀其原委者甚夥。舍身崖立殿後。尤幽險莫識底極。俯仰低昂。思欲上捫日月星辰之光芒。下吞吳楚閩越之勝概。憾不得掃盡層雲。發謝朓驚人之句。上通帝座。爲有歎耳。旣而逾嶺脊。由東而下。不數武。抵上封寺。殿闌矗立。佛像肅清。循而下。過觀音崖。折而上。抵南天門。石柱鐵瓦。風力足仆人。倚欄而望。湘江七百里。九曲滌洄。如襟如帶。舟纖疑舄。帆低近水。眼小齊州。胸捐懣芥。日暮秋風。悠然有廊廟江湖之感。過此西行。經鄴侯讀書處。徧覽石牀茶竈。恍然如睹煨芋之狀。轉至半山亭下。雲梯百步。抵祝融宮。小憩。昌黎先生祠。日將亭午。其中寺閣崖洞之勝。弗堪悉數。蓋至是將七十里許矣。返而踰西嶺。高峯斗絕。依然迤磴而下。往返止七日。恨未得窮茲山之勝。迄今情景脈脈。宛在目前。要不能無所追感也。因思我鄉自前清中興以來。建大功。立大名。如曾文正。左文襄諸人。足以並壽河山。爭光日月。僉謂衡山清淑之氣所鍾。其信然歟。其信然歟。余是役爲庭闈祈

壽算。正宜尼所謂喜懼之時。曷敢遊豫逸樂也。特念遠涉名山。其來不數。因覩縷紀之。

新遊記彙刊續編卷之二十七

四川遊記

乙丙入蜀記

安次馬元烈香孫

歲乙卯丙辰之交。備書軍旅。于役川東。時丁政潮。汎及全國。予浮沉遷逐於其間。爲貧而仕。轉徙因人。位本無足重輕。論更難及非是。惟以一介寒賤。竟得藉此飽覽峽江之雄奇。蜀山之險峻。昔人所斥金錢。耗時日。猶未足厭其意者。予今乃於無意中。近之。寧非快事。計自臘不盡七日。由彝陵換舟。泝江西上。汜獻歲元宵。迺抵涪州登陸。此十餘日中。日唯踞坐船頭。領略勝景。或則層巒疊嶂。遞迤鬱蒼。或則絕巘危崖。巖崑聳峭。其靜也。則一芥容與。放乎中流。月小山高。波平籟寂。其激也。則奔騰澎湃。力匹萬牛。水石相衝。聲敵雷鼓。泊遵陸而後。則芒屨竹杖。陟險探奇。或崇朝只歷一邱。或竟日未越一嶺。有時聽濤松下。眺雨

山頭。水涯而山椒。綜較前后所經。實有相得益彰之妙。故雖昕夕鞅掌。足繭手胼。而悅心目。滌襟懷。反快游觀之樂。而忘行役之苦矣。凡此欣於所遇。不欲虛此一行。輒撥冗抵郤。信筆誌之。積時既久。裒然成冊。歸來檢視。雖病不文。而往事如烟。前塵宛在。欹枕瀏覽。依然臥遊。昔蘇頌濱論太史公之文。雄奇疏蕩。本於周覽名山大川。魏子譚陋。空涉天下之奇。而無足供欣賞之作。使有穎濱其人者見之。必嗤然掩卷曰。惜哉。負此山川矣。安次馬元烈。

乙卯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壬戌（陽歷一月二十六號）星期三。晴陰互見。早大霧。（按地文學通例。凡天空有六分以上之雲者。簡稱曇以後因之）

予自月十七日。由岳陽搭「快利」江輪上溯。於昨日抵宜昌。卽泊江畔。以此爲入蜀孔道。故予記卽托始於此。

宜昌再上。卽所謂峽江者。風急灘橫。最稱險惡。除夏秋

水盛。有二三汽船行駛。餘則多恃民舟。而民船又賴繚夫拖挽。吾等雖於午後移處民船。以繚夫未集。故守候未能行也。

宜人男子。額際均纏以二三寸闊之白布。中下社會皆然。大類吾鄉居喪婦女所飾之孝縵。望之殊不雅觀。或謂川楚環境皆山。山風過剛。故以此護腦。然又奚取乎白。究莫能詳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曇。昨夜繚夫已到。本船計十九人。衣服襤褸。老幼皆備。赤足垢面。大似乞兒。想見其生計之艱。

據舟子言。此項繚夫之多寡。依船載之重輕。與舟之大小而定。自十數人以至數十百人。均無一定。每夫五名。有頭目一。謂之「頭老」。合船并有「正頭老」一。以總其成。

繚夫工值。均以自宜昌至巴縣之往返合計。按尋常貿易論。每名每次不過銅元百枚上下。頭老較優。若生意

得利。則雇主亦多酬若干。惟係例外。

其拖繚也。非若北方內河之以蔴繩用繚板。均用竹篾編組之巨繩爲之綱。其名曰簞（最大者曰坐簞。次之者曰二合簞。再次曰飛簞。亦曰發纜）。各繚夫均備一繩。一端可以背負用力。一端綴以錢。向簞一扣。即可向前力曳。

凡所拖之簞。有時爲大石所阻。非向上提起。卽不能超越。司此者亦爲頭老之一。掌掀陸上者曰抬纜。掌掀水中者曰抬水纜。亦曰水滑子。

有時不必拖繚。各夫卽合力搖兩旁之櫓。爲之首者則唱歌助其力。此舟行後所見者。

吾船繚夫既集。遂於早七時解纜開行。上溯十五里。至南津關。兩岸崇山對峙。鬱鬱蒼蒼。前望無際。舟子謂此爲入峽之始。從茲岸無平地矣。

下午至平善壩。在南岸。距宜昌三十里。有鹽卡稅局釐金局等。舟人往驗船照。至三點乃開船續進。又三十里。

過南沱。(北岸)再上過清水灘。晚六時止黃陵廟。(

南)。(南岸也以下注南北字者仿此)宿。是日行九

十里。凡峽江之險。其險在灘。灘也者。亂石橫江。參差隱現。視水之漲落。時時變易。流爲所激。洄漩湍急。舟行其間。稍一失慎。不觸石齋粉。卽沉淪覆滅。故舟人對於過灘。異常謹慎。且有所謂灘帥者。居於各灘。專司過灘之事。雖舟子篙師。亦須聽其指導焉。予初聞灘之名。未識所以訪聞如此。特先記之。以覘其后。

據舟子言。自宜昌至巴縣。凡大小二十二站。(大站九十里。小站六十里)共千七百七十里。記其站名及距離如次。

宜昌 90

黃陵廟 60

曲溪 90

秭歸縣 90

巴東縣 90

萬流 90

巫山 90

代溪 90

安坪 60

雲陽縣 60

小江 90

萬縣 60

壤塘 60

曹溪 90

忠州 90

華嶺 90

酆都縣 90

交灘 60

涪州 60

寧石 90

長壽 90

木洞 90

巴縣

二十四日。甲子。雨。曇。早發黃陵廟。上行至唐埠沱。(以後地名多據舟子口道。言語既多不通。故是否確合。容後再考)有大石突出江心。舟由其右而過。

下午三點半至獺洞灘。亂石橫江。水勢衝激。舟不易泝。乘者均下船。候過灘再登。蓋過灘均須如是。乘舟者既可避險。舟亦可以減輕重量。易於拖曳而上也。

下舟登江南岸。再南里許。有廟峙山巔。隱約於竹林中。風景頗佳。爰與同事葉君莠耘王君靜軒欣然往遊。曲折至廟門。榜曰水繞山環。入內稍憩。詢知廟祀楊泗地屬秭歸建東鄉。蓋已出宜昌界矣。

下山踞岸側大石上。觀舟過灘。合數十繹夫竭力上曳。良久始過。聞此灘猶係小者。尙有較此難逾倍蓰者。是蜀道難之咏。不徒陸路爲然也。

每遇險灘。其地均有水甲之甲長。集繹夫若干。專備本

船繚夫力微不能拖上時。加入協助。過灘後略酬微資。之猛矣。

(每人每次制錢八文)此種人謂之賣繚。

岸側一石上。有一類似弓鞋之迹。土人言。昔者白衣大士。曾從彼岸一步踏過。故兩岸均留一足印。年久不泯。灘名踏洞。職是之由。其說不經。而言者娓娓。姑存之以誌本地風光。(按楊泗廟前碑。地名灘洞。而土人等則謂踏洞。且指石跡證之。是以兩存之。)過灘。天色已暝。遂止於灘之上地名靖江者泊焉。是日行五十里。強江行之舟無錨。每泊均以簾繫之。

十二月二十五日乙丑。晴。凌晨開船。眺望兩岸山巔。積雪皚皚。雲氣蒸騰。東坡所謂山耶雲耶。遠莫知者。儼然如畫。惜予不能詩。負此奇景矣。

上行至清耳源。有巨石當衝。舟子稍不慎。致與相觸。船首之梢。徑可六寸。立折爲二。船唇亦受大傷。幸尙隔一層。始係前艙。故水未侵入。稍事修補。遂復前行。其時同人等正圍桌閒話。爲其所震。有二人爲之翻倒。可見力

之猛矣。

九時餘。抵新灘。地亦屬秭歸。地勢傾斜。水湍且急。爲下游第一大灘。吾等到時。遙見南岸過灘者。由上而下。連覆三舟。雖均係舟小載輕。然其危險不待述矣。

予舟到時。其前未過灘之船。尙存積二十餘隻。以一無阻碍。最捷之時間計。每舟亦須二十分鐘。故吾舟今日決不能再進。遂泊於灘下北岸。水勢激盪。舟爲簸動。加以濤聲怒吼。音澈山谷。故終夜未能安睡。

因已不能過灘。遂與同事數人登北岸。(南岸亦有人家鋪戶)小遊。街中有小肆。傍岸且多蓆搭。之臨時茶食小店。備人休憩。於此見有售向日葵花子者。欣然購食。頗有故鄉風味。因念往昔在家。每屆度歲。家人輒備此以供幼稚需索。今吾既齒日以增。非復垂髫景況。復於數千里外。於此時遇此物。神遊故里。不覺感慨係之。此間人運物。均賴背負之力。有特製長方形竹筐。一面備兩套。恰容兩臂。筐之上并加一長方之籃。(運水者

係一桶）以資多載。開一人之力。可負百五十斤左右。固不減擔挑者也。其人均持一丁字形小杖。行時以助扶持。息時以擎其筐。無論男女皆然。蓋山地陟降甚艱。擔與抬均不適用。實一種宜於地勢之製也。

江中所行之舟。種亦不一。如吾等所乘。其通名曰「伸撻子」。與此相類。而「屁股」（卽船尾）略闊者。曰「馬攘子」。均前有「梢」（長約丈許。圓徑六七寸之木。在船首向前伸入水中。既可搬之使舟左右移動。并可防觸石觸礁。致損船首）。後有舵。其有船首不用梢。而用之於後尾。以與舵間用者。「屁股」亦不盡「夾」（用板堵塞）。嚴留一橫縫。兼備拖帶筏划等用者。是謂之五板船。船之上有「攜長」二。爲一船之主。在後者曰「拿舵」。掌船之轉移。在前者曰「搬梢」。總司船前各務。如何時須用梢。盪。何時須用櫓。搖。何時須用繚。拖。拖繚時須用何種簞。簞須用若干長度。均由其主理。並有「太公」數人輔之。料理撐篙。收簞。打篷（卽掛帆）擊鼓。

（每船均有鼓一。繚夫登岸。聲不能及。每令止步。卽搥鼓高呼「打寬」。他時亦多以鼓代言。）等務。外復有「燒火的」。司炊爨。「管事的」。司洗掃船隻。收理什物等雜務。則歸「拿舵」者指揮。今日因有觸石折梢之事。故就耳目所及。拉雜記船之組織如是。藉明梢之地位。留爲後日參考地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丙寅。星期日。晴。早起登岸。以俟過灘。見有郵局。特與家中及汴京三哥處。各作一片寄之。在此并兌換洋一元。合當十銅元一百四十枚。

十點。舟已過灘。遂復登。十一時三十分繼續上行。灘略上北岸。有摩崖。安懷楚甸四字。舟子謂係合肥李公昔日所勒。以題欸字小。遙不能辨。是否不可考矣。

下午二時過冰盤磧。水勢湍急。幸地勢尙不甚傾斜。故尙易過。過此爲下石門。有小碼頭曰「元折河」。再上卽秭歸城。踞北岸山坡。隨山勢爲高下。故遙望之。全城顯平視形。一無隱蔽。卽昔日歸州府治也。地值轉折之紐。故

水流湍急特甚。是曰方灘。(距新灘四十五里)三點半過灘續進。晚七時半至洩灘(北)下宿。是日行七十里。磧者。亂石當江。難以逕過者也。亦名「磧壩」。又江中有巨石當衝。流分爲二。兩旁水勢溜急者。名曰「漕口」。每灘之下。水有洄流。爲勢湍急者。曰「沱」。伏流爲石所阻。致水面起漩渦者。曰「花」。各自漩轉。頗爲美觀。十二月二十七日。丁卯。船早發。予醒時。舟已穩過洩灘。蓋此與方灘等。雖同名灘。實則與獺洞新灘之名灘者。險夷迥別。未可一例看也。復續行。過七姊妹(北)雄黃山(南)上石門(北)荒張背(南)小大八斗(北)狗屎沱(南)等。行三十餘里。十二時至牛口。爲歸巴交界處。有小灘尙不難過。從此入巴東縣界矣。復過雞翅勝(南)鍋籠沱(北)行三十里。下午二時。抵巴東縣。位江南岸。雖係縣治。並無城郭。地產白菜絕佳。舟人登岸。購得許多。携以備食。又於岸側購梨橘各物。亦值廉物美。對岸山巔產煤。銷行頗廣。巫峽下第一碼頭也。舟在此

稍停。卽復續進。過萬戶沱(南)美女賽羞(北)將軍灘(北)母猪灘(北)等。六時三十分至官渡口(北)距巴東三十里。地有鹽卡。爲巫山大峽入峽之口。聞舟子言。此峽長一百二十餘里。爲川行最險所在。此其造端也。入峽行未久。天已入暝。遂止宿。是日行七十五里。十二月二十八日。戊辰。(二月一號)星期二早發。八點至火燄石(南)大石壁立。色作鐵黑。類火成石。命名之意。當以此也。行三十里。至楠畝園。地屬巴東。在江南岸。有小砲划救生紅船等泊岸次。蓋碼頭所在也。上行過燕窩石(南)蛇吞象(南)至冷水磧。南岸有亂石灘。平鋪數畝。水由南來。流其上。潺潺可聽。再上過萬流(北)距楠木園三十里。巴東至此一大站(九十里)又十五里。三點十分至培石。在南岸。前有小灘。水頗湍急。有紅船停泊。爲泊船要埠。過灘行。經對面北岸之鰻魚溪。一名布袋口。大山中裂。爲川楚交界處。上屬巫山下隸巴東。自宜昌啟行至此。已四百三十五里。從此入蜀。

矣。

續行至杉木溪。在南岸有崖相對。一泉北流。其上跨一
輒橋。橫鑿無奪兩字。南端山路亦用輒砌。頗爲整齊。據
舟子言。昔者鮑春霆還蜀。覆舟於秭歸境。以拯拯獲全。
乃上其事於朝。奏設紅船。以濟行人。並以巫峽陸路難
行。乃修此人行便道。自培石迄夔州。隨山高下。計長九
十里。旅客利賴。胥稱便焉。

再上經小磨大磨等。北岸有一峯。高矗插天。望其上有
廟。一卽所謂巫山神女廟也。舟人言。此峯絕高。飛鳥不
能越。此殆十二峯之一耶。惜舟子無學。不能指而實之。
而此艷絕千古之神女巫峯。遂不得不於依稀彷彿中
輕輕度過。昔人並謂巫山略下有望夫石。謂有婦踞此
望夫。久之不歸。遂化爲石。此事常見之歌咏。並載之書
畫。經此亦未能覓得遺跡。令人同一悵惘也。

行抵跳石灘。日已晡。遂泊是日。曇溫度五十四。共行百
三十有五里。

乙卯除夕（二月二號）星期三。曇溫度五十五。早發
跳石灘上行。據行川必要。此上北岸有挑水賣菜。南岸
有梅核子等。地名甚奇。惜未覓得。行十里。十點至巫山
縣。城不甚大。因今日除夕。依故鄉習慣。須食水餃。除肉
與菜已備。遂飭船夫上岸購麵。麵不甚白。質亦粗。或本
地人不喜食麵耶。予亦下舟。在岸側小步。因舟不能久
停。故未敢入城一遊。不知此間度歲之風俗如何。甚覺
可惜（萬流至此一大站）。

開船行二十五里。下午一時。至下馬灘。據行川必要。謂
此處凶險異常。遂與同人大下船陸行。山路崎嶇。登陟頗
艱。約里許。始過灘。實則此灘水頗平易。一無險狀。於以
知書中所載。或係彼一時所經驗。天氣水勢。既不能歷
久不更。則其言自亦不能過於膠滯。現狀當前。不知自
決。徒盲從古人。宜有此勞疲之罰。雖然。善泅者沒。善騎
者墮。固亦有不躓於山而躓於埕者。一味大意。亦非處
世之道。昔東坡賦灩澦堆。意以爲水之險者。適足增人

戒慎之心。呂東萊氏且謂水莫仁於瞿塘。莫不仁於溪澗。皆此意也。

舟續進。過將軍灘。至兔岩。東關嘴。虎爪石。拖肚子。讀書子等。凡三十里。乃至龍包子（北）再上爲交灘（南）荒張背（北）升子岩（北）錯開峽等。至七時三十分泊油炸磧。宿。是日行七十里。

乙卯歲至今夕除矣。此予作客以來第一次獨身離家人度歲也。然而處茲泛宅。泊旁巫山。聽滔滔之濤。眺巖巖之岳。雖無家庭團聚之樂。而置身於高山大川之間。饒歲於雄偉穆渺之境。實亦人生不可多得之遇。且以一餐水餃而論。則萃秭歸之肉。巴東之菜。巫山之麵。合以揚子江心之水。煮以彝陵携來之煤。雖不如家庭所製之美。實乃別饒風味。晚間燈下。卽作家書述吾所歷所遇以傲之。不知伯兄曾否旋里。如仍居保陽。則仲兄在故里。叔兄在汴京。予乃居此。加以耀鄰兄之在夔州。麗泉兄之在張北。紹康兄之在秣陵。星布棊處。亦今年

新歲一趣史也。

丙辰元日庚午（二月三日）星期四。曇。溫度五十六。早發油炸磧。過乾魚石。虎鬚子。餓狗堆。凡十五里。至代溪。地距巫山一大站。（據舟子言九十里。據行川必要計八十五里。）在江南岸。可泊舟。山上有稅卡。稽查客貨。通思南大路也。

過代溪上溯。經白果背。鐵灘。雞心石。黑石。此地據書言係瞿塘第一險處。吾船乃平平過去。殆非其時耶。又經黃金兜。扇子石。爲巫山奉節分界處。十一點乃入風箱峽。

風箱峽者。乃岸北峭壁上。大石中空。上夾方石三塊。洞如風箱。故又名風箱洞。從此卽入石板峽。北岸有石橫鐫天梯津逮四字。不知何人勒也。再上南岸爲倒吊和尚。爲孟良梯。峽石壁立。有小孔密布。作之字形。舟子言昔孟良鑿此代梯。攀登山巔。盜山寺之藏。寺僧阻之。遂被良倒懸於上。此兩地命名之原。而小孔則梯山所留。

遺跡也。其說荒誕。至孟良何以至此。亦無從考。姑妄存之。以誌本地風光。稍上南岸有石三方。其一字小不能辨。其一作夔門二字。其一作瞿唐二字。均有題跋。亦以過小不能識爲何人筆矣。

自南津關入峽以來。兩岸山嶺迤邐。起伏不絕。以巫峽所經。峭拔壁樹。允爲奇觀。而巫峽之中。尤以今日所歷尤爲陡絕。夾江壁立。天爲之小。因悟酈道元所謂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非亭午夜分不見月者。其言不特紀實。抑且善狀矣。

舟再進。灘瀨堆卽當其衝。(舟人名之曰英武石)砥柱中流。適插赤甲(北)白鹽(南)兩崖之間。扼瞿唐關之口。最爲險要。以水之漲落。爲石之隱顯。底深岸窄。水急流漩。若非水小波平。實較新灘等尤爲難渡。此范成大。有天下之大險。莫若瞿唐灘瀨之言也。吾舟至此。適值風平浪靜。故得安然渡過。堆之下略北。岸側石上有錢柱二。高約七八尺。對面南岸。則有二石鼻。舟子謂昔縮

鏃鎖橫江。以阻川鹽入鄂。後始截斷。舟乃得行。或又謂此乃施以禦賊者。說似較圓。予細察石鼻之旁。有鑿平小方牌一。隱約似有字跡。或係記載此事。亦未可定。以舟未能追視。故不能懸定也。

堆之上約里許。卽白帝山。城於其腰。以垣線之。卽白帝城。而昔之巴東郡治也。史謂公孫述治蜀。殿前之井現白龍。自稱白帝。因更魚復城爲白帝城。昭烈征吳。敗還至此。改爲永安宮。因江爲池。扼瞿唐之險。故終蜀之世。恆以爲重鎮。自蜀以還。至六朝五季。荆益相持。亦多恃爲要隘。今則山川猶是。形勝已非。寥落一城。徒供憑弔。俛仰今古。不免感慨繫之矣。

吾舟自堆南而過。向左行。右岸竹屋鱗集。白氣蒸蒸。然如雲之方出於岫。爲土人製鹽之所。地名臭鹽磧。據舟子言。武侯八陣圖。卽在磧上。惟遺跡不可尋矣。再上行里許。遂抵奉節。暫泊代溪。至此三十里。

奉節踞江北岸。因山爲城。爲昔日夔州府治。地介陝鄂

之間。巴山峙其東北。大江帶於東南。實入蜀咽喉。川東門戶也。舟泊官渡口。在此約與耀鄰兄相見。彼等到此。

已一日矣。舟在此不能久停。且有應治文件。故未獲入城一游。岸側人亦不多。殆以新歲之故耶。

下午二時。舟發續進。行十五里。抵八母子。時已七時。遂止宿。是日行六十里。

予自作長江之遊。下自南京上溯。所歷已幾三千五百里。惟以今日所見。最爲雄奇怪特。山川之勝。歎觀止矣。元旦遇此。殊爲新年快事。惜未携得攝影器。遂使好景當前。一任等諸雲烟過眼。復不能詩。未克暢寫吾胸之蘊。媿對山靈。負茲佳節。書以誌快。並以誌憾。

正月初二日辛未。（二月四號）星期五。曇法倫表五十七度。早發。至十時三十分。約行四十里。抵安坪。在江南岸。（距夔州六十里）其下爲哪叭灘。水勢平穩。安然渡過。復上過「拖板」爲奉節雲陽分界處。復過磁莊子石板灘等。至廟磯子。水流甚急。以巨簾牽引。始得過。

又行二十餘里。過東洋子。晚七點至雲陽縣泊。地距奉節一百五十里。

雲陽在江北岸。踞山爲城。因天色已晚。故形勢不能觀察。晚飯後。適須到電局。乃同李鏤生君登岸。城外大街鋪戶甚多。以值新年。故多未開市。門首皆懸燈。方圓六角皆備。花樣彩色各不相同。并有書商店字號於上者。時甫上鎧。頗燦爛可觀。各戶均於門檻旁插小香燭。敬神爆竹聲。頗觸思鄉之念。入城登陟。三數百級。始達電局。蓋局處山之巔也。惜值暗夜。否則憑高遠眺。江山必大有可觀者。十時事畢。返舟從事翻譯。直至夜四時。餘始得竟事。就枕酣然。不知日之曉矣。是日在電局發致伯仲兩兄信片各一紙。

正月初三日壬申。（二月五號）星期六。曇微雨。五十六度。以昨夜睡遲。早九時餘始興。舟早離雲陽矣。聞舟子言。雲陽對岸山巔。爲桓侯祠。俗稱張爺廟。極偉麗之觀。惜昨到晚而今發早。未能一遂瞻眺之願。令人悵悵。據

云昔桓侯遇害。喪元投首入井。井在祠中。相傳如以蘇油注之。使滿。其頭即可上浮。曩有一縣令。欲覘其異。曾徵集全縣之油。悉數注入。只及其半。仍未能滿。而爲神所怒。頭卽上浮。其大如斗。目光憤視。鬚髮翕張。縣令遂驚悸而死。後人懼再肇禍。乃將井閉鎖。於其上修一神座。從此遂不能再行啟視。其言娓娓。且鄭重道之。竭力表示不虛。實則自登舟來。此種神話。已數聞之。正所謂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不可究詰。亦不必究詰也。舟上行過傘壩溪。水流頗急。拖而過。長二里可。雖不險。然頗費力也。至十一時三十分。將抵興隆灘。遂下船上岸。

興隆灘以前無有（羅笏臣刊行川必要時尙無有）近年始現。據舟子言。光緒丙申。江岸山崩。遂成此險。巨石砥江心。水流湍急。洪濤巨浪。惕心駭目。較之新灘有過之無不及。重慶以下第一大灘也。岸上生意尙盛。遂與同仁飲茶肆中。坐待舟過。

午後三點。舟過灘。遂登之。續進。經痴灘子（不難過）至

小江。下距雲陽九十里。上距萬縣亦九十里。又上經九堆子。以岸石碎集得名。又過見頭溪。入萬縣界。經巴陽峽。晚七點泊蛇家嘴。地距小江三十里。是日行百二十里。

正月初四日。癸酉（二月六號）星期日。曇。法倫表五十四。早發。上行過徐那洞。亂石疊江心。析水路爲四（大水則否）以簞拖過。尙不甚艱。從此直指萬縣。雖尙有急流。然無能爲阻矣。下午五點半抵萬縣。泊。是日行七十里。

萬縣在江西岸。昔隸夔州府。今屬東川道。自光緒二十八年。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闢爲商埠。地爲水陸通衢。宜渝間第一大埠也。商務繁盛。人烟稠密。凡成都宜昌間。遵陸往來者。胥在此更換力夫。人既健壯。值亦低廉。據人云。較在宜僱用易於爲力也。

吾舟既泊。公務卽紛紛盆集。遂合力料理。直至晨雞鳴曉。鐘鳴七句。始約略畢事。睡且不暇。遑云遊覽。徒望得

屋宇層層上下鱗集而已。

岸側多蓆支之棚。榮肆酒館等小店皆備。只爲支應一時耶。抑長年如是耶。匆匆一過。究竟難尋。記之留備考詢。

予自登程而後。月餘未曾理髮。不舒殊甚。今日見岸上有整容小店。(亦支蓆爲之)晚間撥冗趨之。一清積垢。技雖不佳。然勝蓬首多矣。

正月初五日。甲戌。(二月七號)星期一。曇。法倫表五十二。早七時辦公粗畢。卽和衣小睡。十時餘興已安排開船續進矣。適見岸側售橘者甚多。色鮮物碩。購而啖之。較巴東所食爲美。且值尤廉。如拳大者。纔四十文十枚也。

十二時餘啓旋開行。過盤龍石(北)明鏡灘(北)關刀磧(北)板凳角(南)等。約三十里至白水溪。在江南岸。有橋如虹。橋下水自南北注。流亂石上。聲汨汨。清越可聽。再上卽湖灘。不甚難過。再上經燕窩背(南)黑虎磧

(北)等。又二十餘里。七時三十分抵紐包磧。(舟人謂之南保磧)天色已暝。遂泊。是日行六十里弱。

自宜昌舟行以來。所見土人均以白巾纏首。形類持喪。以其怪異。前已誌之。昨日在萬聞人言。昔者武侯星隕。國人痛之。咸爲服孝。以表哀思。因遂流爲習俗。迄今雖有喜慶之事。亦飾此而往。並不爲怪。其言有故有理。似爲不誣。表哀之飾。竟流至千百年而不替。以至習爲風尚。得人如此。則當日武侯之爲武侯。可以想見。乃天不祚漢。不憖遺一老。遂令鼎足之勢。亦不克保。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讀工部之詩。誠令人興同情之感也。

正月初六日。乙亥。(二月八號)星期二。曇。微雨。法倫表五十度。早八時起。舟已至壤塘。在北岸。爲小碼頭。地距萬縣一小站。(六十里)又行三十里。過五林。在江北岸。望之樓閣參差。人烟甚盛。泊船要地也。在此見淺水小輪一。係由重慶下行者。蓋與隆灘以上水深浪靜。小汽

船饒可駛行今值枯水期故往來較少耳。

再上過石鼓峽。爲萬縣忠縣分界處。下午一時過西家沱。地隸石碛縣。在江南岸山坡上。瓦屋層層。入石碛孔道也。稍上北岸江灣中。爲石寶砦。巨石獨峙。住民卽家於其巔。相傳古人曾淘金於此。卽所謂黃金島也。島之側依石爲樓。樓方形。爲級九。愈上愈小。其最更有一亭。聞有路可以登陟。遠望之直一四角浮圖。亦一形勝所在也。復上過漕溪。距五林三十里。壤堵至此一小站。（六十里）又行十五里至窄尾子。巨石踞江心。水流因之湍急。以巨簾牽引。尙覺費力。雖不及興隆新灘之險。與獺洞則相伯仲也。在此上岸陸行。江畔石子甚多。五色俱備。戲檢十數枚。留供玩好。五時過漕。登舟。晚七時半抵大石梁對岸之黃花城泊。大石梁距漕溪三十里。是日行九十里強。

正月初七日。丙子（二月九號）星期三。曇。四十八度。早發過圓磧（南）三牌河（北）倒脫靴（南）連爾磧（南）

有小雜貨店及售簾者。下午二時抵忠縣。計程約六十里。若由大石梁陸行則祇十五里可。蓋水行與陸行一迂一直。適成四與一之比也。

忠縣在江北岸。爲昔忠州治。面水背山爲城。下達夔萬。上通涪渝。地介往來之衝。故爲形勝之地。昔石碛女官秦良玉率兵援渝。卽倚此地爲犄角。兵家視爲要隘。有固然也。縣前水勢湍急。溯行頗難。與昔過秭歸前相類。縣對岸有崇樓峙其巔。同仁中有往游者。云係陸宣公祠。公之墓亦卽在是。據云祠中聯額多名人筆。惜彼等未携紙筆。未能錄得一二也。

又上行二十五里。抵鄭家沱。泊。是日行八十五里。泊舟處又有人謂係高梁背。考書則高梁背位鄭家沱略下。相距匪遙。當時以無從證明。遂兩存之。

岸側亦有簾支之小舖。惟已空無居人。有一棚。壁上有警廳佈告。謂自江津以下迄堵石。計大小險灘四十有一。惟吾等所歷。灘之險者不過三四。餘俱平平。或係枯

水之期然邪。抑尚有險灘猶未渡耶。

今日爲人日。吾故鄉尙志社開會舉行鄉飲酒及祭祀先民之期也。吾已兩年未預斯會。不知今歲盛況如何。爰草一牋。容投郵訊之。

正月初八日。丁丑（二月十號）星期四。曇。法倫表四十八。早發。過烏鳴鎮（南距忠州三十里）行十五里。過新場（北）復上二十餘里。十二時過三股濠。亂石錯雜江中。故舟行異常謹慎。又里許。南岸平列兩鎮。東曰羊肚溪。西曰紅花鎮。聞此地係忠縣石碛。酆都三縣交界之處。舟在此稍停。購備食鹽蔬肉。蓋一泊船要埠也。

午後無事。與同舟李君研究射擊學。君非常篤學。日恆手不釋卷。每謂吾儕正值青年。光陰不可虛擲。處今之世。非今古淹通。斷難應世。凡事不患不能。只患不學。苟不畏難。不怠懈。一力掣求。決無不成之理。其言懇切。撫而誌之。用資策勵。

下午四時過虎鬚子。從此江行入酆都界矣。其地水流

甚急。合二簞引之。始過。復行一時許。以近日久陰。舟中頗不舒適。乃登陸步行。以紓體力。兼預爲將來陸行準備。行二里餘。將抵釘溪。舟泊。予遂登舟。釘溪距羊肚溪四十五里。是日行九十里。

日間復拾得石子一掬。燈下畫紙爲局。以之與葉君手談。爲爭角之戲。以子少故不能爲全局也。猶賢乎已。聊以解嘲。

正月初九日。戊寅（二月十一號）星期五。曇。霧。五十度。晨八時興。時舟已過高家鎮（舟子謂之高良鎮）鎮在釘溪對岸。停泊埠頭也。

十一時過溜沙坡。在江北岸。以山作緩斜坡而名。麓有廟。舟子謂祀第一殿閻羅秦廣王。并言地爲酆都天子所轄。王蓋奉派駐此監視犯役者。山之坡。日日有沙土自上下流。至晚則由王監督犯鬼復負歸原地。一若人間苦役之罰。如此日日不替。故沙日下流。而江岸不加多。山巔亦不見少。云云。按酆都卽國人競傳所謂陰府